

千金之梦

QIAN JIN ZHI MENG

〔日〕三好彻著



千 金 之 梦

〔日〕三好彻 著

刘福庚 译
于长敏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千金之梦

〔日〕三好彻 著

刘福庚 译
于长敏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白城市印刷厂印刷

·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187,000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91·1046 定价: 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三好彻是日本当代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，作品很受读者欢迎。《千金之梦》是他诸多作品中较为成功之作。

小说描写青年源田三郎，在一份祖、父辈遗传下来的古文契上，发现了江户时代军需大臣小野介太郎埋藏两万多两黄金的地点。源田决定把埋藏在地下的黄金挖掘出来，奉献给社会的福利事业和癌症研究机构。正在他四处寻集资助人，准备挖掘时，一个当年曾在小野介手下供职的武士的后人告诉他，此文契是伪造的，埋有黄金一事纯属虚构。这消息就如晴空霹雳，源田倍受打击。不过，武士的后人同时告诉他，另有一笔价值五千亿日元的黄金，和一条叫做“不二号”的沉船一起，沉卧在深海处。源田听后，精神大振。他决定重振旗鼓，筹措资金，组织人员，大干一场。不料事有意外，深海处沉有大量黄金和宝物的消息不径而走，被黑社会暴力团和海上走私集团所探知。他们设下种种陷阱，妄图把源田他们一网打尽，窃打捞海下宝物的所有权为己有，阴谋吞占全部宝物和黄金。那么，源田他们的命运如何，黑社会暴力团的阴谋是否得逞，打捞海下黄金结局怎样，请看小说《千金之梦》。

小说通过主人公源田三郎打捞、挖掘黄金的经过，揭露了在金钱万能的日本社会，金钱有着使人意想不到的，惊人的诱惑、腐蚀力，它使大多数人着迷、发狂，搞得人们精神恍惚，神魂颠倒，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。当一些人从金钱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之后，惊奇地发现，世界上，还有比钱更美好、更应珍视的东西。小说情节迭宕起伏，生动曲折，人物形象生动逼真，心理描写细腻真实。故事寓意深刻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缩影，值得一读，欢迎读者阅读、欣赏。

目 录

银座之夜.....	1
卖花少女.....	13
地下黄金.....	23
乱世.....	34
古文契.....	44
资助者.....	53
假面女人.....	65
沉船.....	76
不二号.....	97
女人的幸福.....	105
乌云.....	118
筹集资金.....	135
现金与骗子.....	172
门吉一家.....	185
海.....	194
黑幕.....	225
挑战.....	237
在梦的后面.....	252

銀座之夜

銀座街頭有一家高級夜總會，名叫“蘭大麗”。經常出入這裏的幾乎全是大公司的經理、知名的作家、評論家等社會上小有名氣的人物。

一天晚上，離閉店還有一小時左右，進來了一位年輕的男客。老板娘佐貫乃里子一面彬彬有禮地迎上前去說“您好”，一面偷眼上下打量着這位初來的客人。這人年齡大約在二十六、七歲左右，身着一件普通的西服，但沒系領帶。他的這身打扮與該店的氣氛顯得很不相稱。

“請問，您是來這兒等誰嗎？”

乃里子靈機一動，這樣問了一句。她在考慮：這裏的威士忌一杯就是幾千日元，從此人的衣着打扮上看，他是根本不配光顧本店的。假設他不是等在等人，而是一個普通的客人，那就打算以本店是主顧定員制為由謝絕他。

只見客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

“我在等曾村君。”

“是么？那就請到這邊坐吧！”

乃里子把客人讓到角落裏的一個席位上，鬆了一口氣。因為曾村是這裏的常客，而且現在又是頗受社會青睞的評論家，一些周刊雜誌上經常連載他的文章。以往他也多次把這裏作為與人會面的地點。

客人一边用毛巾擦着脸，一边用品评的目光扫视着店里的每个女招待。店里共有女招待四十人左右，个个都是出众的美人。由于年轻貌美的女郎云集于此，“兰大丽”也就日益兴旺起来。

“请您把那个姑娘给我叫来行吗？”

客人用手指了指那位穿着超短裙的女招待。她叫由香里，无论是相貌，还是身段，在这个店里都堪称是数一数二的。

乃里子让跑堂的去叫由香里，自己径直走向小小的会计室。尽管今晚的收入大致有个估计，但她还是要亲自过目。她进屋还没过十分钟，由香里就满脸不高兴地跑了进来：

“嬷嬷，让我去陪那么个客人，我不去！”

由香里仗着她有几分姿色，经常撒娇任性。乃里子以为她又犯老毛病了，便问道：

“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听那个人说啥？他说：‘我出多少钱你能跟我睡一宿？’真把我气死了！”

如果由香里讲的是实话，那么，乃里子也不便过多责备她。当然了，在那些老主顾之中，也有些人常和女招待们开玩笑说：“今晚我出十万元，来不来？”不过，这些话只是酒桌上的即兴而已。

乃里子回到客席。对于招待客人，她是满有信心的，要不她怎能把五年前还是一个小小酒吧间的“兰大丽”一举变成今天银座一流的夜总会呢？留在客席上的那个年轻人正在悠然地把酒杯送到嘴边。当他看到乃里子走来，就向她举起了空杯，示意需要再来一杯。乃里子只好让跑堂的再去倒酒，然后自己坐到这个身分不明的客人身边，开口说道：

“这么晚了，曾村先生怎么还不来？”

“可不是么！”

客人随口答应了一句，又似乎象是在自言自语。乃里子又问：

“您是在协助曾村先生工作吗？”

“我？不，我不是给他帮忙的。”

客人喝了一口酒，接着说：

“请问，刚才那个漂亮姑娘哪去了？”

“您说的是由香里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那个小由香。”

“她说您戏弄了她，正在生气呢！跟这些年轻的姑娘们说笑还真得应该有点分寸啊！”

“什么？戏弄她了？”

客人愣了一下，之后便爽朗地笑道：

“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老实说，有一点倒是出于我的本意：我想，她虽说是个不寻常的美人，但在黄澄澄的金子面前也要神魂颠倒的。”

乃里子听完之后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

“在银座这一带，象您说的那样女人也许有，可是在本店您是找不到的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当然了！”

乃里子的嗓门不由得高了一些。然而，那个客人却仍然那样神气十足，说道：

“嚟，让我猜猜您现在在想什么好吗？”

“您能猜着？”

“当然能。您大概在想：这个客人小小的年纪却神气十足，是吧？还有，您现在担心我付不起您的酒钱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实话告诉你，用不着担心，我手里有一千亿日元。”

客人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来。

什么？一千亿日元！乃里子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她情不自禁地问道：

“就在这个信封里吗？”

客人微笑了一下，口中露出一排整齐、洁白的牙齿，两眼闪着得意的光。看来，他并不象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。

“是的。当然了，应该说是相当于一千亿日元的价值。”

乃里子有些动心了。接着问道：

“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客人似乎没有听见她的问话，凝视着自己手上的信封，一会儿，又把它放进衣袋里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不来了？不来可麻烦了！”

这时已经过十一点了。曾村是个很遵守时间的人，与别人会面很少失约，偶尔临时有事也总是要打来电话说明情况。想到这里，乃里子说：

“往他办公室打个电话不好吗？”

“办公室？”

“是呀！曾村先生不是在，‘王室饭店’包了一个房间吗？”

“是么！”

听到他这句回答，乃里子突然感到事情不妙。如果他和曾村很熟，那么他应该知道曾村在“王室饭店”有办公室，可是他连这个都不知道。他真的是在等曾村吗？

客人没有理会乃里子的态度，而是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“不来算了！”就站起身来：

“那么，我改日再来吧！”

“现在就走吗？”

乃里子说着便与客人同时站了起来。但此时她很为难。这个不知姓名和身分的客人要走，可他的帐怎么算呢？如果曾村在这当然不成问题，可他没有来。这个人与曾村的交情究竟有多深呢？假设曾村说“不认识这个人”，或者说“认识是认识，但我没有替他付钱的义务”，那这笔帐找谁去算呢？反过来，如果现在让这个人付钱，事后曾村再说“你们这样做是故意丢我的脸面”，那也不好。乃里子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客人若有所思地又把那个信封拿了出来，说：

“麻烦您，请把这个转交给曾村先生。”

“可是，这个……”

乃里子看着这个说是装有一千亿日元的信封，心想：若说支票也许有可能，怎么看里边也不象有一千亿日元。况且，票面为一千亿日元的巨额支票根本就没有。

“没错，里边的东西价值一千亿日元。”

客人好象是看透了乃里子的心思，说了这么一嘴。此时此刻，乃里子感到自己是在和一个疯子纠缠。可是看看他那副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孔又不象是个疯子。但至少可以说是个怪人。这时，她说道：

“这事我可难办。”

“没什么难的，您就先拿着吧！”

说完，客人随手把那信封塞进乃里子的手里，依然爽朗地说道：

“东西固然十分重要，但银座一流夜总会的老板还是可以令人相信的。”

客人这么说，乃里子感到如此受人器重，心里颇觉惬意。

意。她想，他这番话如果真的是出于看得起我，那么可以看出这个人还是很有眼力的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什么可是不可是的，快收下吧！”

“既然蒙您如此信任，我就暂时为您保存一下。但我怎么向曾村先生说呢？”

客人稍加考虑之后，向乃里子要了信纸和信封，说是要给曾村留封信。写完之后封了口，信皮上写着“曾村先生收”，下面署名：“源田”。乃里子看了一眼，问道：

“您姓源田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未来的亿万富翁——源田三郎，请不要忘记。”

说完之后，客人脸上带着微笑走出店去。

乃里子待客人走后，手托信封，一时茫然。“兰大丽”形形色色的客人出出入入，但象刚才的这位年轻人还是头一次见到。他性格直爽、开朗，同时又有点举止言谈不拘小节，以至惹翻了由香里。她正陷入沉思，身后传来了女招待们的一阵嫩气娇声，回头一看，是曾村来了。他好象在什么地方刚喝过酒，面带醉意，进来之后一屁股就坐到刚才源田坐过的那个座位上，并随手将他的宝贝——由香里搂了过去，大声说道：

“怎么样？今晚到我办公室去，咱们尽兴一番吧！”

由香里巧妙地推开了曾村放在她胸前的手，说道：

“我说先生，您今天又到什么地方争风吃醋去了吧？刚才，您的一位莫名其妙的朋友在这等了您好半天。”

“莫名其妙的朋友？”

未等由香里回答，乃里子也来到曾村的身旁，把那个牛

皮纸信封及源田留下的信递给了他。说道：

“他说今晚在这和您会面，并等了好长时间。临走时让我把这些转交给您。”

“唉！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怎么，今晚没人和您约会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！”

曾村迷惑不解地看着那封信，说：

“真见鬼，说这个东西相当什么一千亿日元！上当了吧？”

他说着便把信皮拆开了。信上是这样写的：

“请您在百忙之中考究一下另一个信封中的复印件。这是江户时代一笔军费埋藏地点的线索。这笔军费大约有一千亿日元左右。详情面谈。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！”

曾村心生烦恼，拆开了牛皮纸信封，从里面掉出来一份古文契的复印件。共有两页，其中一页象是一张简略的地图，另一页是字迹工整的文字材料，中间夹杂着不少片假名。其内容如下：

——应先求将

若求一将

甲一百五十、乙二百五十、丙三百五十、丁五十

进而，应由一将达七臣

若求七臣

戊三百、己二百、庚一百

右□□□此为足□两用

又记有戊□为□之继续

此证解时逮至七□也

文中的□处都是被虫子蛀蚀掉的缺字。

“这写的都是些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！他是谁？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呢？”

曾村看了一遍之后，仍不解其意。

“先生，您真的不认识他？他名叫源田三郎，大约二十六、七岁。”

“我哪认识他呀！”

乃里子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可是很奇怪，虽然被骗了，但却没产生怨恨之情。相反，留在她心头的却是源田那张惹人喜欢的笑脸。曾村把那份复印件揉成一团，刚要扔掉，乃里子赶忙说道：

“别扔，我把它收起来，就当付的水酒钱吧！”

“这张纸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个玩艺纯属是骗人的东西。什么幕府时代埋下的军费，根本没那回事！”

“可是，先生，以前不是听说从银座的地下挖出过金币吗？”

“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，是有过那么回事。”

“如果那件事是真的，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假的。”

“未必如此！”

曾村耸了耸肩膀，岔开话题说道：

“小由香，咱们还是谈点现实的吧！怎么样，到我那去尽兴一番？”

曾村一边说着，一边暗暗地把手放在由香里的腿上。由香里笑着说：

“和您？我才不干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很可能到那一看，就咱们两个人，那有啥意思呀！”

“坏了，被她看破了！”

曾村放声大笑。乃里子一边听他们说笑，一边悄悄地把那份古文契的复印件塞进自己的腰带子里。她想，如果轻信这两张纸片，那是非常幼稚的，可是，源田为什么要找曾村，并且还要把这份材料交给他看呢？想到这里，乃里子一本正经地叫了一声“先生”，之后便把上述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曾村。曾村回答说：

“这可能是由于我以前曾受周刊杂志的委托，写过关于地下财宝的文章的缘故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很早以前了。就是那份说在日本各地到处都埋有财宝的稿子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有是有哇！”

曾村看到乃里子那副认真的表情也就来了兴头。这时由香里也在聚精会神地听着。曾村得意地打量了一下身边的两个女人，开口说道：

“比如，在对马一带，帕鲁奇克舰队的纳西莫夫号军舰就沉没在琴村前面的海底。听说舰上装有相当于五十亿元的金币。”

“五十亿元？”

“是啊！此外，留利克号军舰也沉没了。还有，在松江的海面上，依鲁蒂修号也沉没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曾村眉飞色舞。由香里探起身子问道：

“先生，还有吗？”

“我以为只是老板娘感兴趣，原来还有你呀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，多有趣呀！”

“那是借口，实际上是财迷心窍吧？”

曾村趁势把手向她肩膀上一搭，把她又搂进怀里。由香里没有拒绝。曾村继续说道：

“好，我告诉你，从北方开始说吧。首先是北海道的神威岳，那里阿伊努人埋有很多珍宝。在神威岳附近有个叫忠类的地方，那里有个山洞名叫乔玛那伊。有人说洞里藏有大量钱财。可是，我想这一定是谣传，根本不可能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那个地方叫乔玛那伊呗！”①

“您真坏，人家把您的话当正经事听着呢！”

由香里一边这样说着，一边把曾村随意抚摩着她身体的手轻轻地推开。曾村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小由香，你太无情了。说真的，乔玛那伊山洞确实有。此外还有秋田的八郎泻，在那一带地下埋藏着有名的富户——芦名家的大量财产。沿着日本海往西去，在黑部山里还埋有很多军费，那是当年佐佐成政越过沙罗时为日后备用而埋下的……。”

这时，不但乃里子和由香里听入了迷，其他的女招待们也都围了上来。曾村一看这么多人来听就更加得意起来，继续说道：

“咱们再来说说中国地方②。那里到处都有东西埋藏，不过都是小件。最有希望的还应该说是九州的天草下岛一带。

①在日文中“那伊”的发音与“没有”这个单词的发音相同。

②指日本本州西部地区，由冈山、广岛、鸟取、岛根、山口五县组成，是日本古代文化发达地区之一。

在桂岳山下的三角池里有重达六公斤的纯金十字架十个、蜡台二十个、镶有稀世宝石的王冠一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无数的大小金币哗啦啦地响……”

说到最后，曾村竟象唱童谣似地唱了起来。由香里听了这么多还不满足，说道：

“先生，您是不是在拿我们开心？”

“绝对不是。天草之说有文献记载。详情记不清了，但文献上有这么一句：‘片片珍宝，种类繁多，尽皆沉去。’而且，据说天草是过去天主教徒的秘密据点，所以那里肯定会有很多奇珍异宝。”

“此外呢？”

“唉呀！当我有求于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个个都躲得远远的；一谈到挖宝就都来了精神，真没办法。好！再说一桩。那就是四国了，在那里珍宝也是不少的。……”

这时，其他客人开始陆续离席。乃里子恋恋不舍，还想继续听下去，可是作为一店之主又必须去应酬每位归客。过一会儿客人走后，她刚想要回到曾村那儿，从那里传来了一片欢声笑语。只见曾村周围的女招待们都相继地站了起来，好象正在说着什么笑话。由香里拍着曾村的后背说：

“先生，真有您的！”

当乃里子走到曾村身边时，曾村说：

“我也该走了。”

“不是还早么，您怎么现在就走？”

“什么早啊！您看看，已经十二点了。回去还得干这个呢！”

说着，曾村做了一个动笔的手势。

“回去还要工作吗？”

曾村点了点头，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出去，看样子他没有喝醉。

乃里子回到会计室去看今天晚上的收入如何。虽然现任会计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但她还是不想把这项工作全盘交给她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她这个店与那些有后台老板资助的店不同，是全凭她自身的努力发展起来的。几年来，她含辛茹苦，日夜操劳。想当初，多少个夜晚她躺在床上，急得咬着被角暗自垂泪。尽管“兰大丽”现在变成了一流的夜总会，她仍不就此满足，还想在其他地方建几个分店，并且计划选择一个好场所盖一座大楼。但要实现这一计划，光靠“兰大丽”的收入是不够的。想到这里，乃里子的眼前突然闪现出刚才的那位年轻人——源田三郎的形象。她马上查看了她的酒帐：威士忌三杯、再加上下酒菜、服务费等一共一万多日元。这笔帐既然不能向曾村去要，只好暂时落在本店支出的帐上了。她又把刚才塞进腰带子里的那个信封拿出来，反复地看了几遍。那张简略地图究竟是哪里来的，一时搞不清楚。可那张古文契的复印件，从其工整的字迹和那些已被虫蛀的地方来看，倒不象是伪造的。乃里子想到这里，拿起电话，拨了“王室饭店”的号码。因为“王室饭店”离银座很近，她估计此时曾村该回到住处了。电话接通后，服务员说：

“曾村先生外出还没回来呢，您若有事，我可以转达他。”

“谢谢。不用了。”

乃里子放下电话，她想，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但凭她的直觉，曾村肯定是和由香里到什么地方去了。